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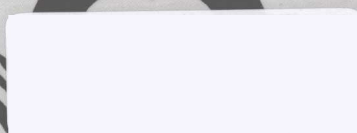
以“聊斋”方式，创全新志异传奇，讲述天津卫生封百年的诡秘奇闻

# 鬼神

鬼水怪谈

天下霸唱◎著

阴阳河、鬼头蟾蜍、水猴子、铁盒冤魂、镜子阵、人皮炸弹、旱魃……  
在世人眼中，他就是神；在他眼中，世界不过是一条河。





# 鬼神

鬼水怪谈

天下霸唱◎著

全国最佳图书出版单位  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河神·鬼水怪谈 / 天下霸唱著. 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212-06073-2

I. ①河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99336 号

## 河神·鬼水怪谈

作 者 | 天下霸唱

出 版 人 | 胡正义

选题策划 | 张国平

责任编辑 | 杨迎会 邢 楠

责任校对 | 邢 楠

责任印制 | 范玉洁

营销推广 | 赵秀彦 赵 旭

装帧设计 | 天行云翼 赵芝英

出 版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
邮编: 230071

发 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120 010-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: 010-87331056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| 17

字 数 | 244 千字

版 次 |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212-06073-2

定 价 | 22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天津卫遭受洪灾情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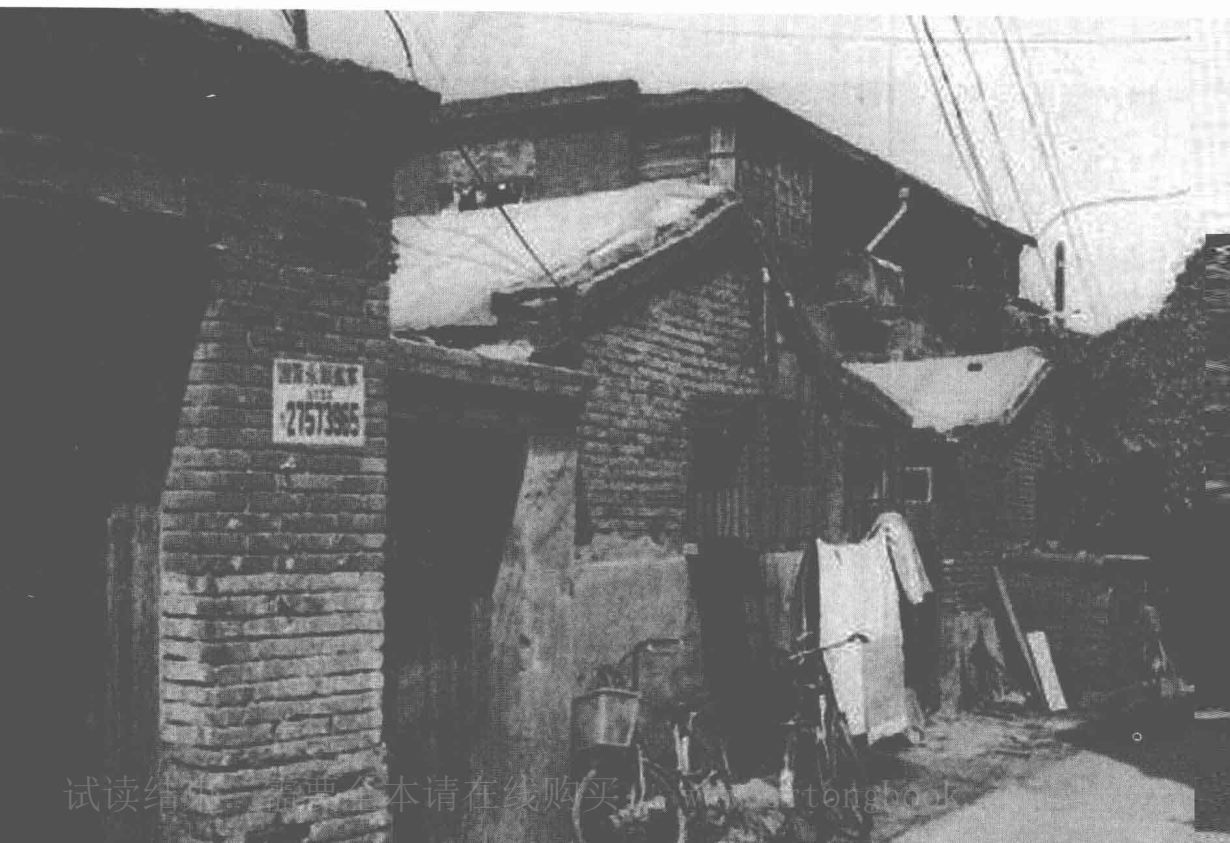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卫金汤桥





天津卫老桥

天津卫老胡同



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五河捞尸队 / 001
- 第二章 闸桥下的水怪 / 003
- 第三章 魏家坟镜子阵 / 016
- 第四章 老龙头火车站尸变 / 029
- 第五章 吴老显菜园奇遇 / 045
- 第六章 铁盒冤魂 / 060
- 第七章 荷花池下的棺材 / 074
- 第八章 闹鬼的十字路口 / 088
- 第九章 楼梯上的人头 / 100
- 第十章 恶狗村捉妖 / 119



- 第十一章 枪毙连化青 / 132
- 第十二章 河底电台 / 143
- 第十三章 人皮炸弹 / 154
- 第十四章 僵尸媳妇儿鬼孩子 / 164
- 第十五章 灶王爷变脸 / 180
- 第十六章 海张五埋骨 / 196
- 第十七章 行水丹取宝 / 208
- 第十八章 209号坟墓 / 221
- 第十九章 火炼人皮纸 / 236
- 第二十章 粮房店胡同凶宅 / 250
- 附录：我的全部作品目录 / 262

## 第一章 五河捞尸队

九河下稍天津卫，三道浮桥两道关；  
南门外叫海光寺，北门外是北大关；  
南门里是教军场，鼓楼炮台造中间；  
三个垛子四尊炮，黄牌电车去海关。

这个顺口溜，是说旧时天津城的风物。民国那时候，南有上海滩，北有天津卫，乃是最繁华的所在。河神的故事，大部分发生在天津。首先得跟您讲明了，我可不敢保证全都是真人真事，毕竟年代久远，耳闻口传罢了。我一说您一听，信则有不信则无，不必深究。

上岁数的人们，提到天津经常说是“天津卫”，天津卫的“卫”当什么讲？明朝那时候燕王朱棣扫北，后来登基成为明成祖，在天津设卫，跟当时的孝陵卫一样属于军事单位，是驻兵的地方。大明皇帝把从安徽老家带过来的子弟兵驻防于天津，负责拱卫京师，所以管这地方叫天津卫。到了清朝末年，天津已是九国租借，城市空前繁荣，三教九流聚集，鱼龙混杂，奇闻异事层出不穷。





天津城北依燕山，东临渤海，上有白洋淀，下有渤海湾，地处九河下稍，实际上主要是五条河道，每年都会有不少人淹死在河里。打前清那阵子开始，成立了一支捞尸队，专门负责打捞河中的浮尸。进入民国以后，捞尸队归入警察部门，命名为“五河水上游警队”。

旧社会的警察局等同于衙门口，起初的捞尸队不是水警，属于自发性质的民间组织，个顶个是游泳健将。由于河中的浮尸腐烂发臭，会污染河水，看着也是可怕，因此城里的民众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，请水性好的人把浮尸打捞出来。但是做这行当，光凭水性好还不行，胆量也要够大，必须压得住邪祟。

各条河道中每年少说淹死上百人，主要是夏季游野泳溺亡，以及落水轻生之人，还有些来历不明从上游漂过来的浮尸，俗称“河漂子”，也有惨遭肢解，扔到河中毁尸灭迹的凶案遇害者。这横死、屈死的人多了，免不了闹鬼，不管现在怎么看这种事，反正老时年间的人们，对鬼神之事非常迷信。凡是从河中打捞上来的浮尸，通常是送到义庄存放，有人负责看尸守夜，直至最后抬到坟地埋葬，从头到尾全是捞尸队的人负责。这些人，除了水性好、胆量大，也有自己的一套法子，能够驱鬼除邪，否则做不了这份差事。

当然这些个旧皇历，全是以前的迷信之说，民国以来，捞尸队变成了“五河水上游警队”，不过老百姓仍习惯称他们为捞尸队，也叫巡河队，直到解放之后，才改为水上公安这个部门。咱们这本书里提到的“河神”，单指一人，此人姓郭名得友，在家里排行第二。郭二爷水性好得出奇，冬天河面冻住了，刨了冰窟窿就能潜下去。他俩眼珠子倍儿亮，猛一看好赛画中的人物。他在五河水上游警队当差，整天跟河漂子打交道，几十年间破过无数骇人听闻的奇案，也救过许许多多落水之人的性命，生平经历极富传奇色彩。天津人喜欢给人起绰号，叫起来上口、好记，也好听，老时年间的人们提起郭师傅，都说他是“河神”，倒不是龙王爷之类供在庙里的神明。

“河神”的故事全是听老辈儿人讲的，“鬼水怪谈”只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，内容很离奇，情节是一环套着一环，听着特别勾人腮帮子，比评书还过瘾，咱们闲言少叙，开头先从“桥下水怪”说起。

## 第二章 闸桥底下的水怪

—

说话解放前，民国某年春节前后，捞尸队带头的老师傅因故身亡，郭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人头儿熟，地面儿也熟，由他在捞尸队挑了大梁，当时队里总共也没几个人，全指望这份差事混口饭吃。这些人算不上正式的警察，搁现在跟临时工的性质差不多，每月赚不了几块钱，收入甚至不如街面儿上的臭脚巡，平时还得找别的活儿养家糊口。咱们说“桥下水怪”这件事情，是发生在转过年来夏天。

事发地点在闸桥附近，以往所说的闸桥，是指三岔河口附近的一道水闸，闸旁还有座大桥，建造于清朝末年，可以过人过车。实际上闸是闸、桥是桥，大闸和大桥是两码事儿，只不过挨得很近，人们习惯合起来叫“闸桥”。

当时天热得好似下火，闸桥河沿儿上整日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做买卖的很多。天津卫是聚宝盆，养活穷人也养活富人，富人多了，贼偷就多。现今往往把贼和偷混为一谈，在旧社会却有不小分别。偷一般是指



## 河神

在街上掏人钱包的勾当，到店铺里顺手牵羊也算偷。贼这个行当同样分为好几种，有钻天儿的飞贼，蹿房越脊，走千家过百户，拧门撬锁，窃取财物；更有入地的土贼，挖坟掘墓，专门在死人身上发财；另外又有一路水贼，既然是水贼，可想而知离不开水。

西头住了个水贼，这人没大号，有个小名叫鱼四儿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贼，拿天津卫老话来说是鸟屁一个，不值一提，可还有句老话——“鸟屁成精，气死老鹰”，鱼四儿就有点那个意思，本事不大贪心不小。他也没别的手艺，只会编“绝户网”。

咱得先说说什么叫绝户网，通常在河上打鱼，都是撑开一张网，围着网有圈竹篾子，伸到河里沉一会儿，然后抬上来，这样从河中捞出鱼虾，有时候能捞出鱼来，有时候捞不出来，捞一网水草、淤泥、河底的破鞋也是常事。鱼四儿编的这种绝户网，是河有多宽网有多宽，整个拦在河中，用竹竿子打桩，渔网缠着竹竿子绕上好几层，形成一个用网墙围成的迷宫，外边仅留一道口子，鱼从上游过来，到网前就给拦住了。河里的鱼哪识得厉害，只顾顺着网墙往口子里游，进去就让重重渔网困住了，好像进了迷魂阵，怎么绕也出不来。而且这渔网的网眼格外细密，再小的鱼也钻不过去，所以叫绝户网。这招太狠了，河里的鱼有一条是一条，不过来则可，只要过来，全得让这张“迷魂绝户网”给兜进去。

鱼四儿每天夜里偷着设网，天不亮再把网撤掉。早上出摊儿，叫卖晚上打到的鱼，各种各样的河鱼、河虾大小不一，装到木盆、木桶里吆喝出去。官面儿上不让用绝户网打鱼，河里平时还要行船，缠到网墙上也容易出事。鱼四儿怕让人逮着，总得换地方。这一天云阴月暗，他天黑之后到闸桥底下插网，忙活完了已是半夜，一个人在桥上蹲着抽烟。

此时有个拉车的，刚送完客人收车回来，正好打桥上过。这个拉车的认识鱼四儿，俩人是多年的街坊，好心告诉他：“闸桥下水深，夜里经常有人在桥底下看见水怪，那俩眼跟两盏小灯似的。据说前些年还有个女的在这儿投河，至今没捞到尸首，平时游泳的人们都不敢上这儿来，你可小心着点。”

鱼四儿啐道：“别你妈吓唬四爷，四爷捞了这么多年的鱼，也没瞧见这

条河里有什么出奇的东西，真要是捞个女尸上来，四爷就把这死人抱回家当媳妇儿，不图有用图热闹呗！”那拉车的借着说话走过来，找鱼四儿对个火抽烟，俩人在桥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。

鱼四儿问：“你今天抽的是哪门子风，怎么这么晚才收车？不怕你媳妇儿在家偷汉子？”

拉车的一脸得意：“今天拉了个好活儿，给钱多，就是道儿有点远，这刚完事儿。”

鱼四儿不信：“嘛玩意儿就钱多？你个臭拉胶皮的见过钱吗？”

拉车的也骂：“吹你妈个牛，就好像你见过似的，接着捞你的鱼吧！”说话要走，鱼四儿也想回去眯一觉，到后半夜再来撒网。这时候忽听河面上有动静，好像有人摇晃那些撑着网的竹竿。俩人好奇，起身往桥下看，桥底下的河面上黑漆漆一片，只看见插在河里的竹竿不停晃动。鱼四儿大喜，准是兜着大家伙了，挣扎起来能把整个网搅得直晃，想来这东西小不了。

民国初年，曾有人在三岔河口逮着过磨盘大的河鳖。鱼四儿就寻思：“有可能是河里的大鳖，听闻鳖头里有颗肉疙瘩，把这东西挖出来泡水，然后再用这个水洗眼，有明目之效，瞎子洗过眼都能看见东西。该着四爷时来运转，今儿个可你妈发财了。”想到这儿，他赶紧让拉车的跟着帮把手，俩人在桥上起网。此时夜色正深，他俩把渔网整个提到大桥上，看不清那里面兜着什么，反正是挺大的一团，瞅那轮廓既不是鱼也不是鳖，似乎有胳膊有腿，散发着一股死鱼的气味，臭不可闻。

拉车的胆小，到这时候有点害怕了，跟鱼四儿说：“四哥，你先忙活着啊，我媳妇儿还在家留着门等我回去呢，时辰不早了，我可得先走一步……”嘴里说着话，扭头拔腿要跑。鱼四儿贼胆包天，伸手拽住拉车的，看那洋车前头挂着一盏马灯，他一把摘下来，说道：“走哪儿去？先借你的马灯照照，我得瞧瞧我从河里捞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。”

拉车的本不想借，奈何鱼四儿手快，只好一同去看。两个人走到近前，挑着马灯察看被绝户网缠住的东西，但网子编造得太密，不解开根本看不见里头有什么。鱼四儿也不敢把网子整个解开，扯开条缝儿往里看，



一看看到了，吓得他叫了声：“哎哟我的妈妈娘呀，是个死孩子！”

## 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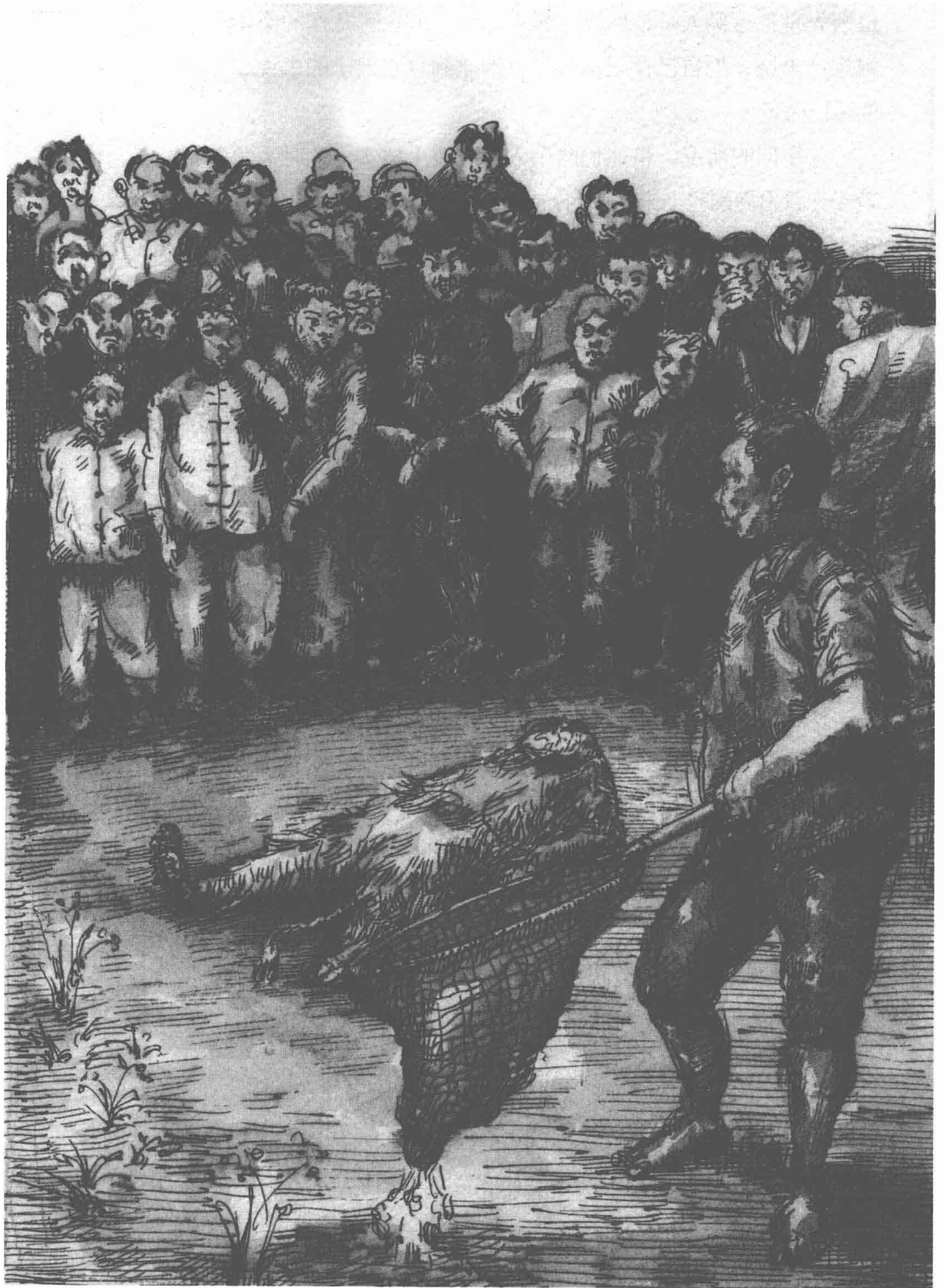
鱼四儿在三岔河口下绝户网，深更半夜捞出个死孩子，这小孩不大，身上黑乎乎的，看上去简直跟长毛的猴子相似，可把拉车的那位吓坏了，这不就是海河水猴子吗？

据说海河水猴子，这种怪物长得像小孩，浑身是毛，屁股后头有尾巴，偶尔也上岸，怕见光亮。在水里头力气很大，拽住人脚脖子就不撒手，好多游泳的人都是这么淹死的。别看说得有鼻子有眼，可是我一直不信，我觉得海河里不可能有水猴子，要是真有这种东西，生物史就该重写了。后来我听水上公安的师傅讲了一些情况，才知道此事并不是凭空胡说。海河里真有猴子，可跟传闻里的不一样。常言道“无风不起浪”，究其根由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说话也是在解放前，确实有人在海河里发现了一个怪物的尸体，那死尸和小孩体形相近，有胳膊有腿，浑身是毛，屁股后头拖着条尾巴，看上去分明是只猴子。众所周知，河里不可能有猴子，老百姓们以讹传讹，都管这怪物叫水猴子，说是淹死在河里的小孩所变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把水猴子的事越说越邪乎，甚至有报纸刊发了照片，让人想不信都不行了。

其实从海河里捞出来的死尸，是猴子没错，但仅仅是一只普通的猴子，并非什么水猴子。之前有耍猴的江湖艺人途经此地，牵着几只活猴卖艺挣钱，其中一只猴子不知吃错了什么东西，一命呜呼了。那年头人死了都有扔到荒郊野地乱葬岗喂狗的，死了个猴子，当然不可能起坟立碑。这位跑江湖耍猴的艺人也是缺德，图省事儿，把死猴子扔到了河里，过了两天，死猴子尸体被人在海河中捞了出来，目击者们免不了大惊小怪一场，哪想得到是这么个由来，以至于引出许多关于水怪的谣传。官面儿上虽然辟了谣，奈何民智不开，人们仍是愿意相信海河水猴子出没。

拉车的这么一提醒，鱼四儿也想起水猴子的传闻了，两个人怕上心来，马灯都不要了，黑灯瞎火连滚带爬地往家逃。跑到半路撞上夜巡队的警察，让巡警当成贼偷抓了，要不是为非作歹的贼人，大半夜的跑什么？



巡警先是把这两人一顿胖揍，然后逼问他们在哪儿作的案？鱼四儿哭爹叫娘连声求饶，把自己在三岔河口下网逮到只水猴子的事说了一遍，有拉车的可以做证。

巡警问明情况，带他们两个人回到桥上核实，此时天色蒙蒙亮了，借着天光看出渔网兜上来的东西，不是水猴子，而是一个死孩子，只不过缠了不少水草淤泥。鱼四儿一开始没看错，让拉车的在旁边一咋呼，脑子里全蒙了，黑天半夜的也看不清楚，误以为遇到了水猴子，胆都吓破了。

等到天亮，人们看清楚这个死孩子，估计是让河底下的水草缠住了没浮上来，尸身已长出深绿色的河苔，面目难辨，仅具轮廓，散发着腥臭难闻的气味，也不知为什么还没腐烂。警察判断不是鱼四儿和拉车的杀人害命，落下口供，草草备个案，讹了几个钱，看没什么油水就把这两人放了。海河里的浮尸太多，很多死漂儿无人认领，死孩子有的是，有生不下来的，也有生下来养不活的。像这种事，从来是民不举、官不究，下边无人报案，上边乐得糊涂。由于是在河里打捞出来的死尸，按惯例要交给巡河队处置，官面儿上的人找来巡河队郭师傅，让他把小孩的尸身拿草席卷了，两头用麻绳扎上，抬回义庄处置。这一抬回去不要紧，可就要闹鬼了。

### 三

依照当地风俗，水死不可土葬，溺水而亡属于横死，不是善终，一定得烧炼成灰，骨灰装进坛子里才能下葬，也不能立刻就烧，按规矩要在义庄停放几天，万一有主家前来报案认领，还需要辨别死者的身份。不过夏季天热，死尸的臭味太大，谁都受不了，这规矩也就形同虚设了。

义庄相当于现今的殡仪馆，巡河队使用的义庄叫河龙庙义庄，地方在西门外，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僻。庙里一度供着龙王爷的泥胎塑像，鳞袍金面，龙首人身，是掌管江河之水的广济龙王，在各路龙王中排在第五，故民间称为龙五爷。蓟县盘山挂月峰上有座云罩寺，那是广济龙王的主庙，受过皇封，香火极盛，传说众多。河龙王是民间保佑风调雨顺的神明，而西门外这座广济龙王庙，还有一段关于旱魃尸的民间传说。

郭师傅曾听他的师傅说过这件事，早在几百年前，还没有天津卫的时

候，此地发生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，庄稼人在土里刨食儿，怕只怕老天爷不下雨。那次旱灾可了不得，连着九九八十一天没下半滴雨，田地都拔裂了，庄稼枯萎，旱得树木冒烟、石头出火。周围村庄的村民们愁得没办法，只好请位风水先生来看。风水先生听说了经过，不用看也知道准是哪座老坟中的僵尸成了旱魃，又赶过来实地观望。一看之下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此处妖气之重，当真是前所未见，可不是旱魃那么简单，古尸已经变成了尸魔，没有人降得住了。

村民们为了求条活路，只好盖起一座庙祭拜旱魔大仙，还被迫准备了童男童女活祭。童男童女是抓阄选出来的，赶上哪家的孩子哪家便认倒霉。村里有个常年吃斋念佛的老太太，她孙女不幸被选中去做活祭，老太太舍不得这小孙女，但也无可奈何，一个人在屋里拜佛求神，哭得眼都快瞎了。夜里忽然做了个梦，有个自称老五的人找上门来，让老太太劝告村民们不要用童男童女祭祀旱魔大仙，明天准有一场大雷雨，那就是他来擒此尸魔。无奈孤掌难鸣，所以有两件事情相求，一是要村民们敲锣打鼓以助威势；二是那旱魔斩不得，因为这尸魔身上的血能传瘟疫，斩尸会使这方圆百里之内人畜无存，唯有用村头水井中的井绳捆住它。那条绳子绑在辘轳上打水，不知用了多少年多少代了，却不见有半分磨损，始终跟新的一样，可见其非比寻常之处。村民们务必提前把井绳解下来，以便让老五拿宝绳缚尸。说完，这个自称老五的人就不见了。

老太太自梦中醒来，把这件事告知其余村民，大伙半信半疑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按照老太太说的做了。转过天来忽然响起一声炸雷，事先毫无征兆，震得房屋乱抖、地面摇颤，紧跟着狂风怒吼，大雨倾盆。有胆大的村民往屋外偷看，就见遮天的黑云中，有一条十几丈长的白龙，龙身卷住了一个全身红毛、头上生角的怪物，那怪物两眼如同两盏红灯笼。村民们赶紧敲锣打鼓呐喊助威，天昏地暗。足足过了一个时辰，旱魔大仙终于被井绳捆得结实实，让一道天雷打进了村头干涸的井中，随即地动山摇，枯井崩塌填死。村民们恍然醒悟，老五不是常人，是广济龙王爷显圣，于是在井上造了河龙庙镇住旱魔，代代烧香膜拜，供奉不绝。

河龙庙有这么一段来历，属于民间传说。民国之后就断了香火，龙五爷





泥像尚存，别的建筑全没了，仅剩一座大殿，周围已经盖房子住上了居民，1923年改建成义庄。巡河队打捞出来的浮尸，大多往这座义庄里放。郭师傅的师傅懂些道术，经常替人操持白事，会看坟地和阴阳宅，还扎得一手好纸活儿。平时师徒两个就住这座破庙里，前殿隔了两间小屋做纸活儿铺，后殿当作义庄。老师傅去世之后，留下郭师傅一个人在此居住，捞尸守夜的收入不多，他除了到巡河队当差，回来还要在河龙庙义庄隔壁扎纸活儿，郭师傅手艺极好，纸人纸马经他的手做出来，如同活的一般。

当天在三岔河口捞出一个小孩的死尸，郭师傅同往常那样，把死尸带回义庄，天一黑就出事了。

## 四

咱们现在提起这件事，说不准究竟是哪天了，大致在阴历六月二十八。民间说阴历六月二十八，是秃尾巴老李回家给老娘哭坟的日子。相传以前有个姓李的妇人生下一条小黑蛇，关门的时候把蛇尾巴夹断了，这条小黑蛇本是河中黑龙投胎，也就是人们说的秃尾巴老李。这妇人死后黑龙也走了，每到阴历六月二十八前后，秃尾巴老李总要回来给老娘哭坟。这几天准是阴雨连绵，当天没下雨，那天色却也阴沉沉的，到义庄的时候已经快掌灯了。

那几天义庄里没有别的死尸，郭师傅用车把小孩的尸身推进后屋，这后屋以前是河龙庙大殿的后半截，尸身放在石台上，草席子没解开，他先把油灯点上，随后在小孩头旁烧了两炷香。按照迷信的说法，饿鬼闻见香火可以充饥，给死人点香等于让鬼吃饭。他可怜这小孩横死，烧香时特意多烧了一炷。

把死人的事忙活完了，该到前屋给活人做饭了。人们将郭师傅称为郭二爷，老天津卫讲究官二爷，遇上不认识的一概称呼二爷或二哥，除非是认识，知道行几，那就按二爷、三爷、四爷相称。郭师傅不是官二爷，而是实打实地排行第二。他本家大哥也住这屋，这话听着让人瘁得慌，刚说完郭师傅一个人住在义庄，屋里怎么突然冒出位大哥来？死的活的？

原来郭师傅的兄长是个泥娃娃，这叫娃娃大哥。旧社会有种拴娃娃